

在南方，冬天的到来总是显得珍稀。冬至有一年最长的夜，不单被称为冬节，地位还堪比过年。小时候老人会说“吃了冬节丸就大一岁”，让我以为冬至这一天的汤圆有什么加速时间的魔力，但其实不过是普通的糯米丸子。潮汕话“丸”与“圆”同音，冬节丸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家人团圆。大概寒冬已至，亲人们需要抱团取暖。搓汤圆是最热闹的，老人女人小孩围坐在一起摆弄糯米团，揉搓成小丸。潮汕地区的汤圆没有馅，手搓的实心汤圆大小不一，加红糖煮至绵软，比较讲究的人家还会加老姜调味，吃起来甜而不腻。冬至的汤圆放凉了看起来像一锅黏稠的蜂蜜，重新加热容易粘锅，发出甜甜的焦味。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这股焦味，闻来令人心情愉快。现在想不清楚为什么如此简单的食物，在童年竟会令人期待。

冬节前几天还会“入围”，也就是大扫除。这大概是为了冬节的祭祖做准备的。在潮汕地区，清明扫墓是“挂春纸”，冬节扫墓是“挂冬纸”。一般老人去世之后的前三年必须“挂春纸”，三年之后才可以“挂冬纸”。清明时节雨纷纷，冬节要比清明天气清爽，更适合登山扫墓，追忆似水流年，落日在寒风中也变得温柔起来，没有了炎夏的火辣之气。我对家里扫墓的记忆，从白毛公（外公）宣布不再扫墓那一年便空白了，依稀只记得山路泥泞，天气很冷，也不知道是春寒料峭还是北风来袭，还记得我有一只拖鞋掉落在草丛里。总之后来冬节便只是在家里拜祭了。

时光流转，岁月惊心。那些被日升月落所抹掉的日子，仿佛一张张被丢弃的废纸。而怀旧的人，仍然愿意在记忆里去重新创造它，认为它们一直都在那里，并认为某一天还能穿过时光之门回到过去。在时空的变换之中，我们还用内心的念念去生成活着的轨迹，我们依旧要为流年的

冬至

陈崇正

逝去感到痛惜，为接踵而来的人和事惊喜不已。在浩瀚的宇宙之中，我们卑微如蚁；满天星辰，也不过是亿万年前的一场幻觉。确定一个意义是如此困难，不确定才是宇宙的真相，而我们却一直在坚持为自己建立意义之塔。我想，这大概就是冬至、春节、元宵这些“标志”存在的意义。节日成为锚定生命重量的工具，成为时空中的光标。

这几十年有许多潮汕人聚集到珠三角打工，我们一家也加入了迁徙的洪流中，从韩江边到珠江边，已忽忽20年了。原来父母在家里还有一个豆腐作坊，后来停掉了；种了两亩豇豆，后来改种青枣树。几年前，父母终于离开故乡的泥土地，跟着我们到珠三角生活，照看孙辈。自此之后，凡是祭祖的节日，父母便有了回老家小住几天的理由，那感觉有点像请带薪年假，在事由那一栏终于能填上无法反驳的理由。

母亲从天气开始变凉，便开始念叨着冬节回潮州祭祖之事。而对打工的人来说，冬至真的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节气，它又不放假，我们凭什么记得住它？母亲掌握着我们家祭祖的一切仪轨。时年八节，三牲五果，这一切如此复杂，如何记得住？

“家里还有你阿嫲。”母亲说。

阿嫲是奶奶。阿嫲今年刚满百岁，是另一个能熟悉掌握拜祭仪轨的人。在我们村，满百岁的老人是要穿上红肚兜，游街走一圈的。但年初她生日时，家族的老

人主张还是低调行事，免得惊动天地神明，知晓了她的岁数，于是启动了“静默模式”，就连生日都过得“偷感”十足。我的弟弟妹妹去陪阿嫲聊天，每个问题至少重复三遍。“哪天回来的？”这个问题会无限循环。可能在阿嫲眼里，我们突然出现在眼前，过些天又消失不见了。于是何时回家这个时间点永远也无法弄清楚。母亲常说，“你阿嫲是个人机器人，坚固耐用。”阿嫲除了记性不好，其他方面真的像一部低能耗平稳运行的机器。前两年摔伤了手臂，我们都颇为担心，她却以神奇的速度痊愈，还偷偷领了手工在家做，赚零花钱。被我们发现后才像个犯错的小学生，说不做了。

阿嫲这个“机器人”，据说她一辈子的活动范围不会超过方圆50公里。她年轻时挑过盐，见过日本鬼子进村；从没有坐过飞机，却亲眼看到敌机的炸弹如何炸出深坑来。有一年春节，我开车带她到潮州古城转了一圈，回来后她说晕车，并连连摇头：“太远，太快。”那不过10公里的距离而已。仿佛她专门占领时间，却并不拥有空间。很多年前，她从另一个村越过一座小山丘嫁到这个村，从此便一直在这里。对于远近的理解，她的量词是“铺路”（里路），大概是用脚丈量的路；而丈量远近，我们是用车轮。

圆形的冬节丸在召唤团聚，而同样圆形的车轮则注定了离别。小时候第一次骑上凤凰单车，那时我的个子跟单车差不多。

多高，故此骑车的动作十分怪异。我的右腿得从三角形车架中间穿过去，歪着脑袋踩车，虽然我一次次摔倒四仰八叉，却十分高兴，认为自己终于可以征服远方。10多年前我有了自己的第一辆汽车，停在楼下马路边，那天夜里我下楼3次，确认车的存在，总担心这辆手动挡汽车的4个车轮会被拆走。这辆车第一次将作为出生地的故乡和让我成为异乡人的新家连接在一起，与绿皮火车和长途汽车相比，我拥有了另一种随时回到老家的可能。

现在的汽车纷纷换成新能源汽车，不用加油，改用充电，广告里会将新能源汽车比喻成智能机器人。开着仿佛拥有智能的汽车在路上跑，车在巡航，而我沉浸在记忆里。我想起童年的汤圆，怀念去世的亲人。比如冬节清晨，白毛公会蹲在门口煮芋泥，他会在芋泥里淋上葱猪油，那是比汤圆更好吃的童年美食。白毛公的岳母，我喊她老嫲。6岁以前，是老嫲带着我睡觉，给我唱童谣。我有时半夜会被吵醒，发现老嫲在暗夜里啜泣，十分困惑。长大后才明白她在哭远在暹罗的丈夫和儿子。后来我写小说，查阅了很多往来的侨批，明白了人世间的离别。包括冬节在内的年节拜祭是海外潮汕人家书中频频提及的重要时间节点，这些远离家乡故土的华侨，会按照古老仪轨所规定的时间寄钱回家祭祖。也就是说，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成为异乡人，无法改变或切割某些看不见的文化记忆，并将原本属于潮汕的生活方式带到远方。

从潮州到广州，车轮滚滚，汽车广播里正在讨论登月计划，说再过几年中国人便要登陆月球，国产的机器人也会在月球上活动。此刻，月亮就挂在天空上，它的阴晴圆缺既代表团聚，又代表远方的离别。我能想象一个机器人站在月球上遥望地球，但愿彼时，它也能带着乡愁。

翻过一座雪山，前面还是一座雪山。

大巴车沿着喀喇昆仑山脉缓缓行驶。路面虽然没有结冰，但不时要应对前方的会车，还要警惕超车和加塞的汽车，刹车点个不停，一车人前俯后仰，心提到了嗓子眼。

司机老苏一路少言，果敢沉毅，不断处置着公路上的各种险情。从他的脸上看不出紧张或愠色。昨天上山时雨雪纷飞，他也是这个样子。有时，大家聊天、赞赏美景、称道美食，他也不参与，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我一直疑惑他脸上怎么没有表情。前天在阿克苏一个服务区休息时，我给他递了一支烟，他说自己姓苏，家在伊宁，来乌鲁木齐的旅游公司开大巴，南北疆跑了十几年了。我想知道他的年龄，他却问你看我多大了，我说跟我差不多吧，我是1974年的。他皮肤粗糙，我没好意思把他说得太大，哪知你说，你猜得很准，我比你大一岁！哦，在这边开车风尘日晒，面相都会失真。

途经慕士塔格峰观景停留区，老苏停车让大家拍照，放松一下。慕士塔格峰的峰顶终年冰雪不化，山下是宽阔的喀拉库勒湖，雪峰倒映，愈加雄伟。我们在雪山湖畔游玩一阵，准备登车时，车前方突然响起了节奏强劲的新疆舞曲，一个浓眉大眼的维吾尔族姑娘独自舞蹈起来。老苏突然起身，急切地说，大家等等，我下去。我们以为老苏要去交涉让姑娘移位，哪知他摆动双臂，慢慢走到姑娘面前，有节奏地对舞起来，脸上绽放出笑容。

是不是看错了？这是老苏？只见他抚胸拍背，跳着有板有眼的新疆舞。这是麦西来甫舞，常见的一种舞蹈，可单人、可双人，也可群欢。老苏动作娴熟，活灵活现，两人配合默契，一退一进，味道十足。

不到3分钟，舞曲停了，老苏上来发车，一下恢复了沉默，脸上没有刚跳过舞的欢乐神采。大家不干了，纷纷问起他，在哪学的舞蹈，是不是还会唱歌，有人起哄让老苏唱一个。老苏羞涩起来，连说唱得不好，舞蹈是跟着家乡村里人跳的，村里有几个民族，不分彼此，经常在一起聚会，各种话都能听懂一些，也会说一点。

闹腾一阵，大家开始午休，车里安静了。我坐在老苏后面，心里不停泛起涟漪，就问他刚才怎么一下要去跳舞了。老苏说，新疆舞蹈不分地方的，只要音乐响起，忙碌的人都放下活计，跑去扭一会儿，人就有劲了。

老苏祖籍陕西，爷爷一辈就定居伊宁了，家里人都说陕西话。我在陕西多年，就用陕西话和他聊起来。

老苏性子憨，跑车稳，旅行社让他长期驾驶大巴。两个儿子不在身边，家里老人要照顾，妻子留在伊宁做面点师，老苏去伊宁跑车两人才能见面。新疆地域宽广，但是按照规定，客车司机每天载客的时间距离都有限制，违规就会被罚。那天老苏载客去和田，路途很远，到了和田市郊，车上的系统就开始报警，不能再往前开了。老苏只得跟游客解释道歉，请大家打的前往酒店。尽管不用游客付打车钱，大家还是埋怨不断，老苏默默接受了。

老苏说，旅行生活的不便都能接受，难适应的还是孤单寂寞。有时送客到南疆，旅客飞回各地，一个人开回来，汽车成了飘摇的沙海之舟，连续几天都没跟人说话。实在憋了，停下车，在车上放着新疆歌，一个人跳一会儿舞，遇上公路边的舞会，就下去玩一会儿……

晚上，我喊老苏去吃烤肉夜宵，他熟悉地方。老苏不喝酒，公司有规定，只吃了一盘炒面，味道好，给我拨了一些。我喝着酒，他在旁边唱歌，轻微扭动着身子。

我加了老苏的微信。每到一地，他都要发一条风景视频。发给谁看呢？身在远方的他，心里还有一个远方。

遇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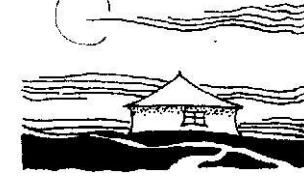
司机老苏

邓跃东

曙色

薄学斌

钢坯由红色、黄色到蓝色、黑色像一种光对抗时间的过程
常常从这里搬运
有热力和重度的事物
漫漫长夜，万籁俱寂
脆弱的部分被一块一块焊接
像江河边的栈桥
风雨只留下风雨之声
岁月收获它的从容。我总是这样
让自己缓缓入睡
无论这一天有多少条裂隙
淬过夜色，恢复塑性和韧性
与晨曦浑然一体



大地

本版邮箱：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马涌

欢迎广大读者来稿。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非一稿多投。

你从哪里来？我从南京来。
带来什么花？带来茉莉花。

——洮州花儿

人的肤浅和短视往往源自无知。我写过《金乡》一书，知道浙江温州的金乡镇原称金乡卫，是明朝在沿海建造的卫城之一。自此，我脑中就产生了一个概念——卫城是明朝的海防建制，只有沿海一带才有卫城，譬如天津卫、威海卫、金山卫，等等。

事实上，“卫”是明朝的一种军事建制，在全国一度设置了近五百个。无论是金乡卫还是洮州卫，建制以后都由朝廷调派兵力。金乡卫的官兵，不少来自今天的宁波一带。而洮州卫的官兵，很多来自江苏南京和安徽凤阳。

我去甘肃临潭之前，已经知道有洮州卫。或者说，此行去临潭除了公干，也想看一看洮州卫。到了临潭之后，才知道洮州卫已经不存在了。这么说也不准确。严谨的表达应该是，洮州卫这个称呼已经成为历史，那段历史和现在被称为“新城镇”的地方重叠在一起了。现实覆盖了历史。所以，我去的地方是距离临潭县城30多公里车程的一个镇。

我加了老苏的微信。每到一地，他都要发一条风景视频。发给谁看呢？身在远方的他，心里还有一个远方。

坦率地说，车进洮州卫后，我有

点诧异。这个地方居然有很密集的人流。我所去过的西北小镇大多是没有这么热闹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天是集市。我的诧异还在于，街上来往的行人，无论老少，也无论男女，大多皮肤细腻、目光清澈。特别是皮肤，白里透红，光滑可鉴。这可是西北严寒之地啊。

洮州卫建于明洪武十二年。

当地保存下来的一块石碑上，记载着洮州卫筑城的相关内容，其中有一句“城周凡九里余，不旬日而工完”，指的是洮州卫城的面积和建城花费的时间。

查阅历史，三国时期，临潭一带已有洮阳、侯和两城，蜀将姜维和魏将邓艾曾在侯和交战。北魏时设置洪和郡。所以，最大的可能，短期内建成的洮州卫城，是在原来旧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考古专家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

对于我来讲，到了洮州，“吃什么”是值得关注的。其实也不是吃的问题，我在意的是，如何从洮州人的饮食里，寻找当年的历史。我必须承认，历史大多已经淹没在西北的泥沙与风霜之下了，几乎无迹可寻。除非是有心之人，才能在细微之处和只言片语之间，捕获一鳞半爪。

洮州的孟攀峰、周涛和宋都是土生土长的洮州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但是，我也观察到，他们身上似乎又有南方人的影子，包括皮肤，包括神态。更主要的是，他们内心对南方的情感，不是向往，也不是牵挂，说不清，道不明。但你能感受到，他们与南方有某种神秘的关系，若隐若现，若有若无。无端地惆怅，无端地黯然。

我去的每一座卫城，都有一座

城隍庙。洮州卫也有一座城隍庙。这座城隍庙的不同之处在于，除了供奉城隍之外，还供奉18位龙神。洮州远离大海，对龙的信仰，一方面，估计是农业社会对风调雨顺的祈盼；另一方面，可能与那批从南方迁徙来此的将领和士兵有关。

所以，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洮州都会举办迎神赛会——平时，这18位龙神分处各地，各有各的庙宇，到了端午节，将他们一起请到城隍庙祭祀，待赛会结束，再恭送回各自的

成都的雪来得晚。总要拖到岁末年初，才肯将那薄薄的雪意，如细盐般撒下来。这雪势必会惊动成都的人们，在细细碎碎的雪花中奔跑、欢呼……

记忆最深刻的那场雪，下了整整一天。

我是在城西住所的花园里遇见这场雪的。独自一人在花园里散步，本是灰蒙蒙的天，没想到寒风一紧，细碎的雪花就随风飘落下来了。恰好路经一片小竹林，小小的竹叶翠了一夏一秋，此刻有了这一点点白，绿意便成了沉沉的墨色。

雪越下越大，渐渐在卵石小径浅浅地铺上了一层白，脚踩上去，便发出轻轻的“咯吱”声。四周真是安静极了，静得能听见雪花与竹叶相碰撞时簌簌的声音。那不仅仅是声音，更像是一种触觉，凉凉的，直往人心里去。宁静的氛围里，想起柳宗元的千古寂寥：“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天地间的清寒与空阔，能将人的五脏六腑都洗上一遍，更将那市井的喧嚣，刹那间隔绝在外了。

眼前虽然有红的花、绿的草，都被雪的素白调和成一片古拙的黑、白、灰。那黑，是冬日树枝那瘦硬的线条；那白，是漫天遍地的留白；那灰，则是天色与远山，氤氲着一片朦胧的影像。中国传统书画有“计白当黑”之说，在此得到最妙的印证。那大片的白，充盈着无尽的寒意与静谧，比任何浓墨重彩都更有说服力。如此的简约，无疑是一种极高的奢侈，让你舍弃繁复，只与最本质的形与意对望。这样的情景中，又想起王维的《冬晚对雪胡居士家》：“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洒空深巷静，积素广庭闲。”此刻的花园，不正是那“积素广庭”吗？有些遗憾的是，少了一位可以对坐清谈的朋友。然而这遗憾，在这绝对的静谧之中，也成为圆满的一部分。

不知不觉来到一株腊梅树下，梅花开得正好。那花是半透明的蜜黄色，像脆薄的黄玉雕刻

都的雪，虽然没有在我去格尔木的路上遇见过风雪那般壮观，但它却有自己的好。它好像一位矜持的客人，难得造访一次，却给这温度与湿润的城市，带来一份不期而遇的浪漫。不经意飘飞的雪，让寻常的街景如童话，让忙碌的大人变孩童，让这座千年古城有了另一种别样的风致。

雪花漫天飞舞。忽然觉得，现代人的生活，多么需要这样一场雪啊！我们的生活被无数斑斓的屏幕、喧嚣的声音、匆忙的日程塞得满满当当。而这场雪恰似一剂良药，以无比的洁净，劝我学会舍弃；以无比的清寒，让我快快清醒；以无比的静谧，引我向内细细观照。在冬天这简约的世界里，欲望与焦虑似乎也都失了颜色，变得轻起来。看着眼前飘飞的雪花，心灵便像这被雪覆盖的大地，渐渐褪去许多杂质，慢慢回归原始、澄澈的本真。

那天回家的路上，雪还在下，回头一望，来时的脚印，已被新雪淡淡抹去。灯火次第点亮之时，推窗一看，雪仍然在下，雪花悠悠地打着旋儿，从天空中缓缓落下。

还记得，不知不觉，雪下了一整天。



老味馃子汤

武歆

现在生活好了，但仍有不少天津百姓怀念过去的“这一口”，家里有时还会做馃子汤。其实，美食的标准不是用金钱衡量的。民间美食、大众食谱，往往带着久远的生活记忆，寄托着对亲情和友情的回忆。这样的悠情往事，在高档饭店难以追寻，街头巷尾的小饭馆里才能呈现。

外地的朋友要是哪天来到天津卫的“老红桥”“老鸟市”一带，抑或是“老河东”“老河北”，走进一家小

馆子，找到老板说“能不能给我做碗馃子汤，老味儿的”，老板一定会怔怔地看你两眼，然后上前一步，握住你的手，跟你亲热地来一句“您等着，我让师傅马上做”。当你喝着馃子汤时，老板还会凑过来跟你搭讪两句：“听您的口音，您不是本地人，令尊早年在天津卫？在哪个区住？”

这时候，你就可以自由发挥了……当吃饱喝足离开小店的时候，老板说不定还会加你微信，满面真诚地说：“想吃这一口，下次提前说，我得把馃子给您留出来，必须是隔夜的馃子，做出来的馃子汤才是老味儿呢，今儿个味道差点儿，您多包涵。”

以后，你就可以跟外人吹嘘了：我是纯正的天津人，因为我喝过“老味馃子汤”。洮州地处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汇处。这里曾经是一个要道。即使到了现在，洮州卫包括临潭县，依然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从地理、生活和民俗角度讲，这是一个过渡地带。如果从当年的军事角度讲，这里无疑是兵家必争之地。

洮州卫南门的城墙上芳草萋萋，杂乱生长的野草掩盖了去路。现在留存的这段南城墙，不同于其他城池用砖石砌成的石墙，而是土墙，墙基到墙顶微微有点坡度。站在南门外对面的山坡上，可以鸟瞰洮州卫全貌。也只有在这个角度观察，你才会感受到，那一堵城墙的壮观。除了壮观，还有保障。除了保障，还有见证。那是历史的见证，也是现在与未来的见证。

在这堵城墙上，我仿佛见到了这片土地上演绎的历史，见到了那批南来将士站在城墙之上翘首南望的姿势。我还听见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每个人的深情吟唱。他们唱的是洮州花儿，心里装的也许是整个南方。

在这堵城墙上，我仿佛见到了